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 第三十回 尉遲恭囚解建都 薛仁貴打獵遇帥

詩曰：鳳凰山上鳳凰鳴，鳳去朝天番將驚。
請救扶餘懷妙計，雄師百萬困山林。

話說那軍士報上：「萬歲爺，老千歲殺敗番將，追趕上去，不道中他詭計，身落陷馬坑，被他活捉進營。小的們等候許久，不見消息，又不見首級挑出，一定凶多吉少。」天子聽言，嚇得渾身冷汗，便說：「徐先生，馬王兄被他捉去，決然有死無生，快些點將去救才好。」尉遲恭道：「陛下放心，待臣去救來。」朝廷說：「尉遲王兄前去須要小心。」尉遲恭道：「不妨。」

按好頭上金盔，提了黑纓槍，跨上烏騾馬，帶了四員家將出營，竟往鳳凰山去。遠遠望見山腳下帳房密密，想來這是番將守山的營寨了。尉遲恭正想之間，抬眼看見道路上一人，並無手腳，像冬瓜一般。尉遲恭到吃一驚，忙喚家將前面去看來，這個還是人還是怪。眾將奉命上前去一看，忙來報說：「元帥，這就是馬老千歲，被番營斷去手足，還是活的。」敬德聞言：猶如天打與雷驚，半個時辰呆住聲。

連忙把槍尖放下，槍桿朝天縱一步，馬上見了馬三保這等模樣，不覺淚如雨下，叫聲：「老將軍，你怎的不小心，遭這樣慘禍？想你決不能活，有什麼話說？趁本帥在此，可要陰封，還是怎樣？負痛快快說來，待我申奏朝廷。」

馬三保去了手足，心疼不了，有口難言，只把口亂張，頭亂搖，眼內淚如線穿。要近一步，又無手擎，又無腳掙，只把頭一仰一曲攏來了些。尉遲恭說：「你心內疼痛，不必掙攏來，待我走近來便了。」敬德領一步，馬上槍尖貼對馬三保當心。這馬三保痛得緊，把不能夠死，用力疊起心來，正刺當中。

一位興唐大將，今日歸天去也。敬德連忙拿起槍尖，馬三保已合眼身故。尉遲恭吩咐家將抬到鳳凰城去。家將答應，自去料理抬回。那尉遲恭說：「我此番一定要不與老將軍報仇，枉為一殿之臣！」

那番尉遲恭暴跳如雷，縱馬搖槍來到番營，呼聲大叫：「呔，小番快報你主兒番狗奴知道，說我大唐大元帥尉遲將軍在此，叫他早早出營受死！」

小番聞言報進帳內。蓋賢諷聞此大唐元帥尉遲恭，不勝歡喜，忙坐馬端槍出到營外，架住兵刃，哈哈大笑說：「呔，尉遲蠻子，我只道你有三頭六臂，原來你也是個平常莽夫。看你年紀老邁，怎與魔家門戰一二合？你不見那路上此人麼？不要照樣而死，那時悔之晚矣。」敬德聽說，心中一發火冒，大怒說：「我把你這番狗奴，有多大本事，敢把本帥標下一員大將斷去手足？仇如海底，故而本帥親來擒你，活祭我邦老將，以雪此恨！放馬過來，照本帥一槍罷。」忙緊一緊烏纓槍，直望蓋賢諷面門上挑將進來。這賢諷喊聲：「不好！」把鞭望槍桿子上噶啣這一架，馬多退後十數步，衝鋒過去，圈得轉馬來。這尉遲恭一心要報仇恨，插的一槍，又望番將劈咽喉刺將過去。蓋賢諷用盡平生之力，架得開槍，手將震麻了，只得勒馬便走。敬德隨後追趕，蓋賢諷跑進營去了。尉遲恭才到得營前，也是哄曬一響，連人帶馬翻下陷坑中去了。這裡挽鉤搭起，綁進帳房。唬得外邊軍士連忙報往鳳凰城。我且慢表。

單講蓋賢諷捉了大唐元帥，心中大喜：「我狼主向有旨意說：『有人生擒得南朝秦叔寶、尉遲恭活解建都候旨發落，其功非小。』我如今把他前去，豈不是我之大功也！」主意已定，說：「老蠻子！你的造化。若不是我狼主要活的，我早已把你手足也斷去了。」尉遲恭到氣得不開口。這就吩咐囚人囚車，五千人馬護住，蓋賢諷就走建都。扯起營盤，離了鳳凰山，竟走三江越虎城。我且慢表。

再說那鳳凰城內，天子正在憂愁，思想王兄此去，未知勝敗如何。不想營外飛報進來說：「啟萬歲爺，那馬老將軍被番兵砍去手足，撇在大路，負痛不過，正湊著元帥槍尖而死。因此把屍骸抬在門外，請旨定奪。」天子聞言，嚇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龍目中紛紛下淚。段、殷、劉三位老將軍身冷汗直淋，趕出御營，一見馬三保如此而死，不覺放聲大哭，走進御營，哭奏天子，要求陰封。天子降旨：即便陰封埋葬鳳凰山腳下。段、殷、劉三老將領旨，帶同軍士親往鳳凰山埋葬。我且不表。單言探子又報天子說：「啟上萬歲爺，元帥欲與馬老將軍報仇，追殺番將，也入陷坑，被他綁入營中，未知生死，故特飛報。」那天子又聞此報，嚇得呆了一個時辰，方才叫道：「徐先生，為今之計怎麼處？」茂功說：「陛下龍心韜安。馬將軍慘死，乃是大數，不能挽回。尉遲恭陽壽未絕，自有救星，少不得太平無事回來。」

不表君臣議論之話，再說到汗馬城先鋒張士貴，他奉旨停兵在城養馬，未有旨意，不敢攻打前關，所以空閒無事，日日同了四子一婿，在城外擺下圍場打獵。這九個火頭軍，也是每日在別處打獵。不想那一天張士貴用了早膳，打圍去了。前營火頭軍正在那裡吃飯，仁貴道：「眾位兄弟，日已正中了，我們快去打獵要緊。」周青道：「薛大哥，我們與他去怎麼打得野獸來？又沒我們分。昨日辛辛苦苦打兩隻頂肥壯麋鹿，多被大老爺要了去。」仁貴道：「賢弟你真正小人之見。兩隻鹿有什麼希罕？今日聞得先鋒大老爺，同眾位小將軍向北山腳下去了，我們往南山腳下，他們就撞不見了。」周青道：「哥哥說得有理。」九人吃完了飯，各取了弓箭兵器，多上馬出了汗馬城，向南山下去四十里，擺下圍場，各處追趕獐鹿野獸，打獵遊玩。日已正午過了，只看見遠遠一隊人馬，多是大紅蜈蚣旗。仁貴說：「兄弟們，你看那邊用大紅蜈蚣旗人馬，一定東遼兵將，必有寶物在內，所以有兵丁護送，解上建都去的。待我上前奪了他來，或有金銀寶物，大家分分，有何不可？」周青聞言，大喜說：「快上去。」仁貴就縱馬將鞍衝上前來，大喝一聲：「呔，番狗奴！俺火頭將軍在此，快快留下名來。」一聲大叫，這首蓋賢諷聽得，說道：「軍士你們等須要小心保住。」即便縱馬提鞭呼一聲進前大喝道：「呔，我把你這薛蠻子一鞭打死才好，前日在鳳凰城不曾取你之命，故爾今日前來送死麼！」這仁貴想：奪財寶要緊，也不打話，喝聲：「照鞍罷！」綽這一戟，直望蓋賢諷面門上刺來。他就把混鐵鞭噶啣一聲響，梟往一邊，馬打交鋒過去，圈得轉馬來。這仁貴手快，喝聲：「去罷！」綽這一戟，刺將進來，賢諷喊聲：「阿呀。」來不及了，貼正前心透後背，陰陽手一番，哄曬挑往那一首去了。薛禮趕上前來，這班番兵散往四處去了。只留得一隊囚車，看他探起頭來，是黑臉鬍鬚的人。仁貴認得就是尉遲元帥，到嚇得皮失色，拍馬便走。尉遲敬德見這穿白袍小將，好似應夢賢人，大叫：「小將快來救我本帥。」敬德叫得高興，那邊越跑得快了。敬德心下一想：「如今不好了，他殺了番將，救了某，到跑去了。如今不上不下，丟我在囚車內，倘被番兵再來到，被他便便當當割了頭去，便怎麼處？」此話不表。

單講仁貴急忙忙跑過去了，八弟兄一見，連叫：「大哥！」總不回頭，只得大家隨後趕來。卻正遇張士貴父子打從東首兜轉來，便見了仁貴。忙問道：「薛禮，你今日打了多少飛禽走獸？」仁貴把馬扣定，面色戰慄。張環到吃一驚，忙問道：「你為什麼這樣驚惶？」仁貴喘氣定了，叫聲：「大老爺，小人真正該死。方才正在那一邊打獵，不當不抵卻遇一隊番兵前來，我只道是解什麼寶物往建都去的，故此飛馬上前，卻奪來獻與大老爺。誰知並非有什麼寶物，乃是尉遲恭元帥，不知幾時被擒，囚在囚車裡面，解往建都去的。所以小人殺了番將，散了番兵，飛馬就跑。望大老爺救救。」張環說：「原來有這等事！他可問你名字？」仁貴說：「小人拍馬飛走，沒有這個膽量與他打話。他叫我放出囚車，小人有主意，不去聽他，竟跑了來。」張環道：「還好，你的命長，以後再不可道出仁貴二字，算為上著。你快些同了弟兄們，進城躲避前營內，待我大老爺去放他，送回鳳凰城就是了。」仁貴道：「多謝大老爺。」不表仁貴同眾弟兄回營。

再講張環滿心歡喜，同了四子一婿，竟往南山腳下而來。果見一輪囚車，張環連忙下馬，起步向前說：「元帥，末將們多多有罪了。」連忙打開囚車，放起尉遲恭。敬德便問：「方才救我這穿白小將是什麼人？」張環說：「這就是小婿何宗憲。」宗憲忙上前說：「是小將。」敬德道：「混帳！方才明明見的那一個人，不是這一個模樣，怎麼說就是你？難道本帥不生眼珠的麼？我且問

你，既你為什麼方才飛跑而走？」張環說：「小婿何宗憲到底年輕，不比老元帥久歷沙場。他偶遇一隊番兵，道有什麼金珠財寶，故而一時高興殺散番兵。看見元帥在囚車內，不敢輕易獨放，所以飛跑來同末將父子一齊來放。」敬德道：「無影之言由你講，少不得後有著落，悔之無及，去罷。」

張環道：「請元帥到汗馬城中水酒一杯，待末將送往鳳凰城去。」敬德道：「這也不消，有馬帶去騎來。」張環答應，吩咐牽過高頭白馬。尉遲恭跨上雕鞍，不別而行，竟往鳳凰城去了。張環父子圍場進入汗馬城。我且不表。

單講到鳳凰城，唐王正在相望尉遲恭，忽軍士報說：「元帥回營了。」

天子聞言大喜。敬德走進御營朝參過了，天子道：「王兄，你被番將擒去，猶如分割朕心，難得今早回營，未知怎樣脫離？」尉遲恭：「陛下在上，臣被他擒去，囚在囚車，活解建都。行至汗馬城山又路口，遇一白袍小將，殺退番兵，見了臣飛跑而去。停一回，張環父子同婿何宗憲，前來放我，臣就問他此事，他說就是宗憲。雖脫離災難，反惹滿肚疑心，想來那白袍小將，一定是應夢賢臣。」天子聞言便說：「徐先生，這樁事情必然你心中明白。救王兄者，還是何宗憲，還是薛仁貴？」茂公笑道：「那裡有什麼薛仁貴？原是何宗憲，元帥不必心疑。」尉遲恭說：「這樁真假且丟在一邊。那鳳凰山如今沒人保守，望陛下明日就去遊玩一番，好進兵攻打前關。」天子曰：「然。」即降旨：眾臣兵士各要小心。此夜無言。

一到來日，眾三軍盡將披掛在城外候駕，下面三十六家都總兵官上馬端兵，一班老將保定龍駕，出了鳳凰城，竟往鳳凰山來。四下一看，果然好一派景致。但見：紅紅綠綠四時花，白白青青正垂華。百鳥飛鳴聲語巧，滿山松柏翠陰遮。有時澗水聞龍嘴，不斷高岡見虎跑。玲瓏怪石天生就，足算山林景致奢。

那天子心下暗想：「地圖上只載得鳳凰山上有鳳凰窠、鳳凰蛋，如今到了此山，地界廣闊，知道這鳳凰窠在那一個所在？」即使降旨一道：「誰人尋出鳳凰窠，其功非小。」旨意一下，這班老將保駕在此，只有二十四家總兵官領了旨意，分頭各自去尋。再表齊國遠同著尤俊達尋到東首，忽見徐茂功立在那一邊，便開言說道：「徐二哥，你在這裡麼？」茂功道：「二位兄弟，你們可有尋處麼？」國遠道：「那裡見有什麼鳳凰窠，鳳凰蛋？」茂功道：「兄弟，你豈不知鳳凰棲於梧桐？現在前面，你還要到那裡去尋？」國遠道：「如此，這邊這幾株梧桐樹下就有鳳凰窠、鳳凰蛋了麼？」茂功道：「你去尋看便知分曉了。」那徐國遠依了茂功之言，連忙尋到那一首梧桐樹下。只見一座小小石台上，有一塊碑牌，好似烏金一般，赤黑泛出亮光，猶如鏡子，人多照得見的。約有一人一手高，五尺開闊。地下有一塊五色石卵，長不滿尺，碗大粗細，兩頭尖，當中大，好似橄欖一般。推一推，滾來滾去。

石台底下有一個穴洞，一定是鳳凰窠了。便說：「尤大哥，如今鳳凰窠已尋著，快報萬歲知道。這個石卵到好，待我拿他頑耍。」他雙手來捧，好比生根一般，動也不動。國遠什麼東西千斤石拿得起來，這些小東西有多少斤數！拿他不起？兩個用力來拿，總拿不動，推去原像浮鬆一般，推來推去，單是拿不動。大家自不信，自好生疑惑。茂功走過來，見了笑道：「有這兩個匹夫，豈不曉此是鳳凰山上的聖跡，若然拿得動，早被別人拿去了，那裡還等得到你們兩個來？」二人聽說，也笑道：「是阿，不差。」回身就走來報與天子。天子大喜，同了元帥、段、殷、劉四員老將來到梧桐樹下，跨上小小石台。天子觀看，見烏金石碑甚是光亮，照得出君臣人影。天子說：「徐先生，此是何碑？」茂功說：「此非碑也，就叫鳳凰石了。」天子說：「既是鳳凰石在此，鳳凰為何不見呢？鳳凰蛋也沒有見來。」茂功說：「當真鳳凰生什麼蛋的？止不過像這些。聖跡底下這塊石卵，就是鳳凰蛋了。」唐王說：「先生之言說得有理。如今但不知鳳凰可在窠中不在窠中？若然見得鳳凰。朕在萬幸也。」茂功道：「鳳凰豈是輕易見的？但陛下乃天子至尊，就見何妨？只恐臣等諸人見了，就是天降災殃，只恐見他不得。」齊國遠道：「我們不信！那有看得的道理？偏要看看這鳳凰。」他就走取了一根竹梢，來到鳳凰窠邊，透入裡面，亂搗起來。只聽見裡面百鳥噪聲，飛出數十麻雀，望東首飛去了。又見飛出四隻孔雀，然後來了一對仙鶴，不消半刻，果見一隻鳳凰滿身華麗，五彩俱全，三根尾毛長有二尺，飛起來歇在鳳凰石上，對了貞觀天子把頭點這三點。茂功道：「陛下，他在那裡朝參了。」天子滿心歡喜說：「賜卿平身。」但見這鳳凰展開兩翅，望東首飛去了。朝廷說：「先生，方才這鳳凰，後分三尾是雄的，一定還有雌的在內，不見飛出來。」國遠說：「既有雌的，待臣再搗他出來。」又把竹梢望窠內亂攪，只聽裡邊好似開毛竹一般的響，國遠連忙拿出竹梢，見飛出一隻怪東西來了，人頭鳥身，滿翅花斑，像如今啄翁公一樣，登在鳳凰石上，對天子哭了三聲。大家見了不識此鳥，獨有徐茂公嚇得面如土色，大罵國遠說：「鳳凰已去，何必又把竹梢搗出這只怪鳥來？啊呀陛下啊，不好了，禍難臨頭，災殃非小，快些走罷。」嚇得天子渾身冷汗，說：「先生，禍在那裡？」茂功道：「啊呀陛下，還不知此鳥名為哭鸛鳥，國家無事，再不出世；國家顛倒，就有此鳥飛出。當初漢劉秀在位，有此怪鳥歇在金鑾殿屋上，只叫得三聲，王莽心懷惡意。就將飛劍斬怪鳥，誰知衝劍遠飛騰。」